



跨越山海的温暖相遇

□郑薇

由中国作家协会策划拍摄的纪录片《网文中国》(第二季)近日上线播出,再次将镜头聚焦于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图景与国际传播。在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化寻访中,纪录片采访了沐清雨在内的六位网络作家,通过作家的创作历程、海外读者的阅读体验以及城市文化的深度呈现,展现了中国网络文学从本土生长走向世界传播的路径与价值。

在这六位作家中,沐清雨是一位优秀的行业类型网络作家,她的文学世界始终与哈尔滨这座城市紧密相连。这里有北方城市的辽阔与坚韧,有冰雪世界的浪漫与激情,也有百年建筑所承载的多元文化记忆。哈尔滨不仅是她生活的城市,更成为她文学创作的精神坐标。而通过《网文中国》的镜头,这座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活力的城市,也以文学的方式跨越山海,被更多海外观众所感知。

纪录片主持人、法国元气阅读总编辑查尔斯来到哈尔滨,与沐清雨展开了一场关于城市、文学与文化的对话。在中央大街的石板路上、松花江畔的晚霞中、灵动的冰雪世界里,以文学为媒,完成了一次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。纪录片记录了作家的创作故事,更打开了一扇认识城市文化的窗口。沐清雨娓娓道来她与家乡、与创作的故事。镜头掠过中央大街的欧式建筑,穿越街巷中的生活烟火,也捕捉哈尔滨独特的城市气息:这里既有历史留下的文化印记,也有现代生活的蓬勃律动;既有北方大地的厚重,也有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。正是这种多元交融的城市文化,构成了沐清雨文学创作的重要底色。

沐清雨正在创作以冰雪大世界为主题的小说,是她将类型文学与哈尔滨城市文化进一步融合的文学实践。冰雪大世界凝聚着哈尔滨人对于自然、艺术和生活的独特表达。当作家将冰雪景观转化为文学场景,将城市记忆融入人物命运,实际上完成了一次从现实空间到文学空间的叙事转化。城市不断丰富着文学的想象空间,文学也赋予了城市新的表达维度,沐清雨并不只是讲述一个地方故事,更是在为哈尔滨的城市文化和文旅资源赋予文学温度。在网络文学的叙事空间中,一座城市拥有了更多被发现、被记忆、被传播的可能,属于城市的文学符号,也正在被悄然创造。

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,中国网络文学已经成为新时代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,并成为中国文化“走出去”的重要力量。它以丰富的题材、多元的表达和强大的传播力,让世界读者通过文学窗口认识中国。从军旅题材中的家国情怀,到民航故事中的行业发展;从非遗传承中的文化坚守,到冰雪世界中的城市记忆,沐清雨的创作始终关注现实、回应时代。她以类型文学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,也以文学的温度传递中国精神。正如查尔斯在纪录片中的感受,中国网络文学让海外读者看到一个更加立体、鲜活、丰富的中国。它不同于新闻报道的宏观呈现,而是通过人物、情感和生活细节,让一个国家的文化气质变得可感可知。

《网文中国》第二季的意义,也正在于此。六位作家,六座城市,六种文学表达,共同构成了一幅新时代中国文化图景。从冰雪之城到文学远方,从松花江畔到世界读者心中,中国网络文学正在展开一场新的文化远行。它携带着城市的温度、时代的印记和民族的精神,在全球文化交流的舞台上书写新的篇章。而哈尔滨,也正在通过文学的力量,与世界建立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暖相遇。

三马架屯办学记

□卞江波

1

故事的主人公叫宋路喜,是黑龙江省明水县永久乡三马架屯的一名农民。1991年他高考落榜,把实现人生梦想的起点选在了家乡,选在了孩子们身上。他创办学堂,把十里八村的失学、辍学儿童劝回教室。自己亦老师亦校长亦校工,举全家之力,硬是办了22年的学校,课程涵盖小学到初中一年级,把孩子们送进了县城中学直至大学,直到村里再没有适龄儿童入学。

回首往事,这些年他办学虽然艰辛,但是收获了人生中太多的喜悦。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子在各个领域大展拳脚,有的成为了学界精英,有的成为了干部、企业家、教师,前途一片光明。

1998年初,宋路喜荣获第二届“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”。他站在中央电视台颁奖晚会的舞台上,接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首席代表贺尔康颁发的奖牌,接受少先队员献上的鲜花、敬礼,以及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杨澜的专访。他觉得自己像做了一场梦。杨澜问他:“你为当初的选择后悔吗?”他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我把我自己没实现的大学梦寄托在孩子们身上,放飞了我的理想,我终生无悔!终生无憾!”宋路喜从梦幻中回到现实,话语铿锵有力。这既是他的获奖感言,又是他的心底呼唤。

2

二十世纪90年代,三马架屯没有学校,村小学远在二三公里之外,而且破败的校舍漏雨、透风、濒临倒塌,使本来就贫困的农民更没心思让孩子上学了。小屯不到百户人家,就有20多名失学、辍学的儿童。

他把办学的想法说给了父亲。在村小学教了20多年学的老人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儿子,脸上满是憨实的笑。他没有因为自己一生从教清贫和劳累去阻止儿子的行为,而是为自己的儿子找到了人生的“坐标”而高兴。

没有房子、校舍怎么办?面对自己家里窄小的房屋,一个最大的难题摆在了宋路喜的面前。去租?去买?他都无力办到。

善事自有好人帮。邻居佟大爷是个五保户,他一辈子吃尽了没文化的苦头。眼看着宋路喜犯难,好心的佟大爷看明白了宋路喜的心思,生怕年轻人刚燃起的小火苗就被困难熄灭了,主动把自己的两间草房腾出来当校舍,同时还帮助学校干些零活。校舍有了,宋路喜和父亲在屯里挨家

挨户地游说没念书的孩子家长,希望孩子们能走进学堂。

一开始,乡亲们思想上有些顾虑,心里总犯合计:这孩子年轻体壮地干点啥不行,为啥要想出这么个点子来?也有人议论:他能干好吗?他真能一门心思地教咱们的孩子?

乡亲们将信将疑地把孩子交给了宋路喜。开始,一些农民把孩子送到学校时,怕孩子学习挨累,竟嘱咐宋路喜说,不用让孩子学啥,识个眼巴前的字,知道写自己的名,别进错厕所就行。宋路喜听了这话,心里很不是滋味,办学的决心越发坚定了。

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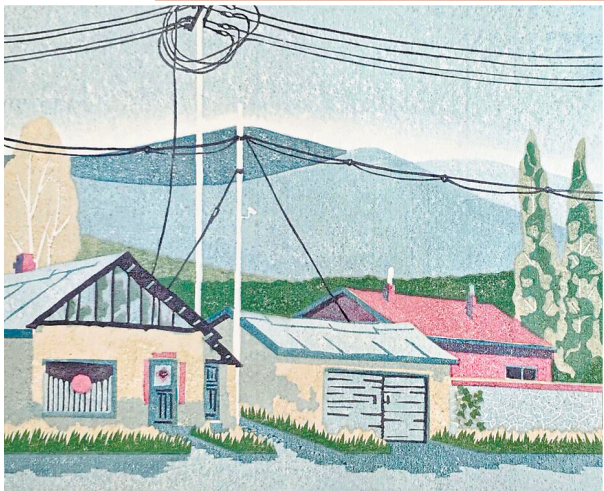
宋路喜的学堂起名叫“三马架希望小学”。17名适龄儿童规规矩矩地坐在了教室里。希望小学课程与村小学同步进行,业务上服从村小学管理,学生期中、期末考试与全乡统一进行,执行正规学校的最低收费标准。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的,还可以免费。8岁的小女孩于淑波,母亲有病时欠下了“饥荒”,母亲去世后家里更困难。宋路喜免费把她收在班里。希望小学每学期仅收35元钱学费。可是还有许多家庭要分几次才能把学费交齐,有的交了学费,又交不上书费,宋路喜只好自己掏钱给学生买书。有的既没钱交学费,又没钱交书费,家长给宋路喜打来的欠条摞了一摞子。

宋路喜对教育的执着超乎常人,教学中他研究了“天天作业法”,让学生自觉理解、吸收课程,形成学习习惯。为了巩固学生的学习成绩,督促学生按时完成作业,晚上放学后,宋路喜总是召集学生到教室来学习和做作业。唯恐他们家里条件不好影响了学习。期末考试,宋路喜的学生夺得了全乡状元的桂冠。

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。尽管耕耘是如此艰难。

4

宋路喜的希望小学,在财力上除了家庭的支持,便再没有任何靠山。为了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困难,宋路喜这个对经商一窍不通的憨实汉子,却也干起了买卖。他利用寒暑假、星期天批发点小商品,每天太阳没出山,他就骑着自行车,走上了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。从集上回到家里时,已是繁星满天了。有时为挣十几元钱,他一天骑车要跑50多公里路;为省下角钱,中午饭总是从家里带来咸菜、冻豆包、凉馒头;为了攒够买一吨取暖煤的钱,数九寒冬,他穿着



《山里人家》版画 24.5×29.5cm 时素梅

露脚趾的鞋……

这些年,宋路喜不但在办学上没有挣学生一分钱,而且收来的学费和做买卖挣的钱都用到了学生身上。学校办到第5个年头时,宋路喜已向村小学三年级输送了30多名成绩优秀的学生,升学率达到100%。学校三个班级有学生50多名,屯里再没有了失学和辍学的儿童。

宋路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又规划着下一步的教学蓝图。

1993年,宋路喜一家利用养牛、种地积攒的5000元钱,又亲靠友借来3500元钱,建起了两间半房的校舍。

学校声名远播。孩子在长大,需求在增长。宋路喜又在希望小学开办了学前班和三、四、五年级以及初一年级,从县里和其他乡村先后聘来10多名高中毕业生任任教师,让屯里的学龄前儿童像城里的孩子一样接受早期教育。小学校累计输送到县城中学700多名学生。30%的学生考入高中,15%的学生考取重点大学。

一批批学生一天天长大,步入更高的学府后,没有适龄儿童需要入学,宋路喜欣慰地关上了校门。虽然心有万般不舍,但还是像完成了一项重大历史使命一样长出了一口气。

5

时间见证了宋路喜的壮丽人生,他头发依然浓密乌黑,干劲依然不减当年,憨笑依然朴实可爱。回首年轻时办学的那段难忘岁月,令他对教育永难释怀。如今他当选村支部委员,身为一名党员,他努力放大自己的人生价值,造福乡里。他和他教过的学生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,希望他们回乡创业,一起建设好自己的家乡,一起在人生的道路上实现更大的理想。



蒲扇摇过的盛夏

□张子煊

小蒲扇,手柄长,炎炎夏日送清凉,爹娘摇扇轻轻唱,伴我入眠梦安祥。每每盛夏时节,这首轻松温馨的儿歌便会在我耳畔响起,儿时那蒲扇摇动的记忆,在脑海中一次又一次浮现。

儿时,即便天气烁玉流金,热得像蒸笼一样,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度过酷暑。如何度过这段难耐的日子呢?蒲扇当仁不让地闪亮登场了。彼时,蒲扇一般是用蒲葵的叶子做成的,大小如同脸盆。每当夏天来临时,人们就会从集市上买几把蒲扇回来,以便天气炎热时使用。

现在想想,蒲扇的性价比是很高的,价格便宜,能扇动周围的空气产生风,又能在摇动中驱赶蚊虫,因此是百姓家里夏天的必备之物。烈日当空、夕阳西下,柳树下、胡同口,人们搬着凳子从家里走出来,一边摇着蒲扇,一边拉着家常,成为夏日里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岁月里轻摇的老蒲扇,是我对家乡最甜美的一段回忆。那个时候,我们兄弟几个尚在年幼,爸爸妈妈正值壮年。在我零碎的记忆中,每次把蒲扇买回家,妈妈便会用针线逐一在蒲扇的边缘上缝一圈布边,防止蒲扇边缘破损。另外,布边的颜色各不相同,看上去赏心悦目。

记得那时的夏夜格外迷人,在无边的夜幕下,小孩们在巷子里捉迷藏、逮知了,直到汗水淋漓,实在太累了,才会回家。此时,爸爸妈妈每人拿着一把蒲扇,院子里的柳树下已铺好了凉席。夜空中星星闪闪烁烁,四下蛙鸣虫吟、鸟语轻啼,不时传来邻家的说笑

声,我们凑在父母身边,在凉席上躺下来。爸爸妈妈轻轻摇着蒲扇为我们纳凉、驱赶蚊虫。我们缠着母亲给我们讲故事,母亲没有多少文化,各种民间传说、神话故事却是张口即来。月光下,夸父逐日、八仙过海、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、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娓娓道来。于是,在蝉鸣蛙鼓的伴奏下,在母亲讲的故事中,我总是很快就酣然入梦,睡意朦胧中还能感觉到母亲一下一下节奏舒缓地摇着蒲扇,凉风习习,清爽惬意。醒来时,我已在屋里的木床上,究竟是怎么被母亲抱进屋的,自己一点也不知道。

除去蒲扇,妈妈也会给我们折纸扇。她把三张画有牡丹的彩页合拼,按长条形正反面折叠,然后对折后伸开,中间用针线缝上,一把精致且溢有墨香的纸扇就成型了!乐坏了一旁的我们,我们惊奇地瞪大眼睛。摆弄一会儿,伶俐的我们会也折了,于是轻摇自己动手折叠的小纸扇,好不惬意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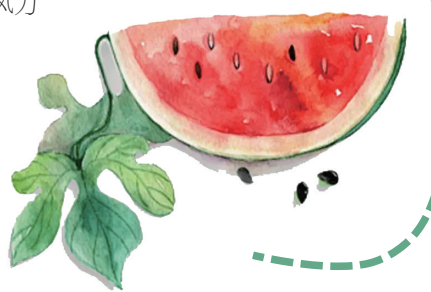
那个时候的我们都很调皮,往往会弄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来。记得每到夏天,我们兄弟几个就会轮流给对方用蒲扇扇风。一番“剪刀石头布”之后,按照输赢依次用自己的蒲扇给其他几个扇风一百下,然而等到输家像丫鬟般逐一“侍候”后,赢家往往会耍赖,以致吵闹声不断。爸爸妈妈看到我们几个玩闹,也不会过于责骂,只是在旁边摇着蒲扇微笑。尽管如此,这样的“故事”每过一两天都会重复上演,可以说,兄弟几个谁都享受过胜利的喜悦,同样也承受过失败的委屈,现在回想,都是儿时美好的回忆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在我中考前的那段日子里,每当我下晚自习回到家,坐在桌前复习功课时,妈妈就会搬一张凳子坐在我旁边,默默地看着我,用手里的老蒲扇为我送来清凉。很多次,我劝妈妈早点睡觉,妈妈却执意不肯,手中的蒲扇不停地摇啊摇。妈妈是家庭妇女,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字,在学业上都帮不了我什么,却用她慈祥的母爱,缕缕的清风,一直陪伴着我,使我平添了许多攻克难题的勇气。

日子慢悠悠的,一把蒲扇就这样摇过了一个又一个夏天,直到我们兄弟几个慢慢长大,成家立业,直到爸爸妈妈在时光的摇曳中渐渐老去。而今,摇着蒲扇的二老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,在遥远的世界祝福我们。

时光会在每一件物品上烙下印记,每到夏天来临,我都会想起关于蒲扇的点点滴滴,想起曾经年轻的父母,曾经年幼的兄弟,曾经在起玩耍的伙伴,曾经家里的一切。

现如今,蒲扇已在角落里沉睡了多年,接替其工作的是更便捷、风力更大的电扇和空调。可我仍觉得,蒲扇轻摇的日子,才是最亲切的。有些时光,一旦逝去,就成了一种记忆、一种念想。



我们村,名叫“石砬子”。

村西面有座山,山上有很多石头。石头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,根基很大,在地下,看不见。我曾经猜测,可能这山有多大,石头的根基就有多大吧。

小时候,我们几个小伙伴经常到山里、河岸、田野去拾柴火,归来时挑着担子憋足全身力气一鼓作气坚持到山顶,两腿发软,汗水淋漓,气喘吁吁。放下担子,坐在山路旁边的大石头上歇息。望着山下弯弯曲曲的河流,茫茫苍苍的田野,也望着漫山遍野的石头,凹凸不平,凹的地方与沙土接壤,凸的地方,大的像躺下的牛,小的像蹲着的狗。

我曾经问爸爸,咱们屯为什么叫“石砬子”?爸爸告诉我:“石砬子是石头缝隙的意思,咱屯石头多,是石头缝里的屯子,就叫了这个名字。”

人都说,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。村里人靠着这大石头,没少动脑筋,石头上刻下了大家以石谋生、以石谋财、以石致富的印痕。

在山路旁边,有一个很深很大的坑。那是一个废弃了的石矿。人们曾经在这个地方开采石头,试图用它作建材。但是,白费劲了。本家三叔盖房子,不用本村的石头,却花大价钱到二十多里地以外的石矿去买。他说:“咱屯的石头是黄色石头,酥,不结实,买来的石头是青石,硬实。”爸爸告诉我:“青石,学名就是花岗岩。”

即使这酥松的黄石头,人们也想设法让它物尽其用。村头的老槐树下,放着一块比双人沙发还要大的平板大石头,村民们经常在树下乘凉、聊天,有时,还有人躺在上面睡觉呢。这么大的石头,怎么搬到这里来的,真神了。爸爸也弄来一块座椅大小

的平板石头,放在宅院大门口,奶奶晚年行动不便,就坐在大石头上摇扇子,看光景,度晚年。

山顶上那处废弃的石矿长年闲置,积水成湾。雨水冲刷,带着泥土,有土便有草种飞来,有水便野草横生。像这样的大坑,在山上有许多处。人们便在长草的地方开荒种蔬菜种庄稼。土地不负勤快人,种豆得豆,种瓜得瓜,谁种谁得。爸爸晚年退休,也加入开到荒的队伍里来了。他不仅在坑里边开荒,还在坑外边的石头上开荒。有些石头经过多年日晒雨淋,风化严重,成了碎石沙砾,爸爸将它们敲碎变成沙土,种上大豆、绿豆、玉米,还栽地瓜苗。他从小坑里挑水,从山下挑肥,精心管理,每年都有可喜的收获。经过他的连年精耕细作,土质越来越好,收获越来越丰。

多年以后,我回家探望,爸爸特别高兴地让我品尝他在山上荒地收获的地瓜,又甜又面,特别好吃。

我离开了石砬子,心却仍然拴在石砬子,经常打探那里的消息。从石砬子传来的信息,让我像看电视连续剧一样,无穷尽地渴望再看下一集,追逐着在乡村振兴中,不断出现的新气象。

山上的石矿又重新开采并启用了。在土质稀薄的东山坡,建成大规模的养猪场,发展养猪业,补齐市场短板。猪圈的建筑,完全使用本地石材。

当年爸爸开荒的山坡,统一种植桃树、苹果树,在山顶修建了蓄水池,从山下把井水泵到蓄水池里,通过管道,灌溉果园。修建蓄水池的石头,也是就地取材。

山下土质比较肥沃的田地,盖起蔬菜大棚,四季

常青。建筑蔬菜大棚的石材也用的是本地黄石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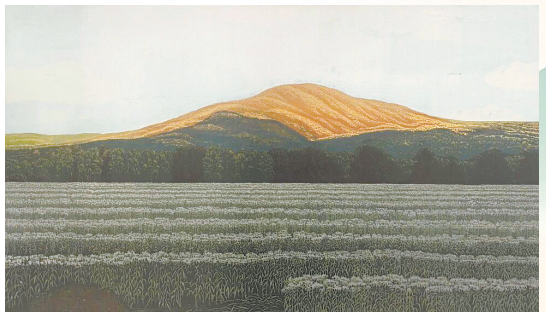
石砬子人依靠石头,做石头的文章,石材变成了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花衣裳。当我再次回乡,看到西山坡上一片果树,便想起了一首著名的歌曲: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,有我可爱的故乡……

故乡的“电视连续剧”不断推向高潮。

要想富,先修路。村里人把西山,那座石头山,劈开修路了。真让我不敢想象,那是多大的一座山呀,不是公家修高速、修高铁劈山填海,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山村,也能劈山修路,真不简单啊。

那次回乡,乘车就走了这条路,让我不认路了,找不到回家的路了,只感觉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绕道,很快就进村了。不仅如此,这座山一打通,山外的河上还修了大桥,村子与外界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了,村庄发展也迈上了新台阶,走上了乡村发展的快车道。

可爱的故乡,可爱的石砬子。



《金山脚下》版画 65×110cm 杨晓禹